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一

元 虞集 撰

冊文

皇后祔廟冊文

伏以進承大統奉宗廟以無私升脩闕宮在邦家而有  
制永言徽懿宜極尊崇英宗皇后翁吉喇特氏婉德英皇  
相時至治作新禮樂親孝祀之必芬總覈權綱成化功

之簡易亶資中助丕顯前聞故周南詠輔佐之勤坤道  
著順承之美鼎湖夕逝感霜露之恫身椒掖晨空驚歲  
時之即遠乃修緼典式贊嘉稱謹遣攝太尉某官臣某  
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莊靜懿聖皇后升祔英宗廟室  
伏惟濯赫有靈陟降在上歆於大饗於萬斯年

皇后冊寶文

皇帝若曰朕祇服祖宗之成訓式嚴統緒之正傳躬荷  
洪休勉登大寶揆乾坤之定位觀日月之合明乃睠壺

闡聿崇稱號皇后翁吉喇特氏專靜謙抑懿柔淑嘉世有  
令儀來相宗事肆朕舊勞於遠外兼夙夜以憂勤暨予  
力濟於艱難亦後先而輔佐若昔朝廷之體循茲典禮  
之常官府具宜家邦興讓今遣攝太尉某官某持節授  
爾玉冊寶章以陰教乎內備協人文以順承乎天永寧  
地道噫生民之詩作不忘厥初闕睢之化行庶幾有助  
尚綏景命克配無疆

明宗皇帝祔廟冊文

臣聞統必有宗生膏得以致其讓廟必有主沒思所以尊其名稽古考文宜天錫誅欽惟先皇帝夙秉勇智惟時元良體傳次之成言避謳歌而遜出雖身居絕域多厯於歲年而義動遠人樂為之先後德威孔著未堪大業之艱貞事變匪常猶閔生靈而慎動庶來蘇於僉戴爰戡定以奉迎已謹清宮俄虛黃屋臣民寡祐永遺惠澤之敷施天日有臨尚想神明之如在禮嚴升祔誠備顯揚謹遣攝太尉某官某奉玉冊玉寶上尊謚曰翼

獻景孝皇帝廟號明宗伏冀睿靈俯回歆格克綏丕祚  
垂裕無疆

皇太后冊文

嗣皇帝臣謹稽首再拜言曰臣惟祖宗積累之勤奄有  
方夏先皇仁讓之至全付眇冲奉神器以持盈仰慈恩  
而思報欽惟皇后陛下德齊睿聖躬濟艱虞相協成功  
著坤儀於天下彌綸大造凝鼎命於禁中爰尊太母之  
鴻名祇若我家之盛典式隆孝養保佑方來謹奉玉冊

玉寶上尊號曰皇太后伏願上帝昭融眷我皇國於  
萬斯年介以景福永言思齊祚錫千億臣誠歡誠抃稽  
首再拜謹言

明宗皇帝升祔樂章

猗那皇明世續神武敬天弗違時潛時旅龍旂在塗言  
受率土不遐有臨永錫多嘏

策問

會試策問

傳曰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若稽古昔率是道也吾夫子修禮正樂刪詩定書贊周易作春秋天下萬世賴焉漢立學官經制博士名家之學史具可攷歷唐以來定為註疏立教者用之國家設科取經術之士今十餘年矣廓而明之不在學者乎夫自漢唐至於近代說經者多矣或傳或否悉論焉則累日不能既其目請以耳目所共及者而問焉易自王輔嗣之說行而言象數者隱其有存者猶當攷夫邵子先天之學可得而傳



乎程子之傳朱子之本義旨意所指文義所當有異同  
乎書有今文古文之辨傳者終不敢折而為二以昔人  
成書有未可輕意者乎詩自毛傳盛行韓傳僅見迨朱  
氏傳出一洒其故其有所授乎毛鄭舊說猶有可論者  
乎春秋左氏公穀之傳與經並行久矣至於啖趙陸氏  
始辨其不合而求諸經君子韙之三子之說果盡得聖  
人之旨乎劉氏權衡三傳益密於陸而劉傳果無餘蘊  
乎胡氏之說其立義得無有當論者乎禮有儀禮及大

小戴記又有周官小戴記今用之儀禮其經也可忽講乎大戴之記猶有可取者乎周官之制可互攷乎鄭氏之註其歸一乎此固諸君子積習而素知者其詳言之

### 會試策問

昔者神禹盡力溝洫制其畜洩導止之方以備水旱之虞者其功尚矣然其因其利而利之者代各有人故鄭渠鑿而秦人富蜀堦成而陸海興漢唐循良之吏所以衣食其民者莫不以行水為務今畿輔東南河間諸郡

地勢下春夏雨霖輒成沮洳關陝之交土多燥剛不宜  
於曠河南北平衍廣袤旱則千里赤地水溢則無所歸  
往往上貽宵旰之憂至發明詔修庶政出粟與幣分行  
賑貸恩德甚厚然思所以永相民業以稱旨意者豈無  
其策乎五行之材水居其一善用之則灌溉之利瘠土  
為饒不用之則泛溢填淤湛漬啗食茲欲講究利病可  
使畿輔諸郡歲無墊溺之患而樂耕桑之業其疏通之  
術何先使關陝河南北高亢不乾而下田不浸其溺防

決引之法何在江淮之交陂塘之跡古有而今廢者何  
道可復願詳陳之以觀諸君子之學

廷試策問

洪惟太祖皇帝受天明命肇興景祚列聖繼作四征不  
庭鋒旗攸指靡不率服迨我世祖皇帝混一區宇職方  
所載振古未有於是建國紀元立官府置郡縣制禮樂  
定貢賦帝德王功之盛粲然如日星之行天四時之成  
歲也六七十年之間講之益明治之益習天下晏然守

其盈成者又何以加之哉朕纘承正緒夙夜祇懼承我  
聖祖神考之心比歲再禩太室仰而思之求盡其道而  
未能也夫親親莫內於九族今百世本支繁衍盛大則  
既尊位重祿矣尚有以勸之道乎尊賢莫先於百姓  
今世臣大家勲業昭茂則亦既富方穀矣尚有以體之  
之道乎多方內附之衆因其俗而導之者亦既久矣一  
而同之道尚有可充者乎生聚教養之民因其生而  
厚之者亦既周矣協而雍之之道尚有可致者乎書曰

鑒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朕之志也子大夫咸以道藝  
來造於廷其備陳之朕將親覽焉

廷試策問

朕聞伏羲神農黃帝之事見於易堯舜禹湯文武之治  
存乎書皆聖人也其號名雖殊而治化則一日月星辰  
之為天丘陵川澤之為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之為人  
三極之道有以異乎宗廟也朝廷也師旅也禮樂也佃  
漁也耕桑也時之所尚雖小有損益其為治之具豈有

易於此者乎然而伏羲神農黃帝之所以為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為堯舜禹湯文武可得而別歟伏羲之卦文王申之神禹之疇武王詢之文無異也道無異也然伏羲之作造化備矣何以有待於文王武王之心神明通矣何以猶待於箕子然則羣聖之與有待於後世者猶無窮乎子大夫習之於師考之於古得之於心宜之於今亦素有其說乎朕誠以為非伏羲神農黃帝無以為道非堯舜無以為德非禹湯文武無

以為功心術之精微制作之會通子大夫其悉陳之朕  
將親覽焉

詩

題周怡臨韓幹明皇出游圖

開元盛事何人畫玉冠夫容御天馬從官騎步各有持  
移仗華清意閒暇宮花如錦照青春詔許傳看思古人  
不知身在瀛洲上親奉圖書侍紫宸

明皇出游圖



輦路風微曉霧開華清宮裏看花來五王走馬誰先醉  
倒著宮袍去不回

端午賜大長公主

并序

細葛迎颼喜宮衣之初試瑞蓮承霧慶壽筭之方持輶  
陳節物之多儀用祝年齡之有永併將唐律式衍魯風  
殿閣薰風五月涼綠荷池上度天香扇裁團鑑飄羅雪  
盃注輕冰謁玉漿塵尾可消時晝永綵綵宜祝壽年長  
清朝共慶宮闈貴萬歲萑蒲汎紫觴

董元夏景山口待渡圖

董元夏山何可得嘉木千章鐵作畫曾蠶總含雨氣潤  
百谷正受川光溢犬牙洲渚善湫洄滄江散落碣石開  
山田何處無耕鑿尋源不得還徘徊柳下行人將有適  
臨流不度心為惻我楫孔堅舟孔安奉子以濟諒非難  
徽宗畫梨花青禽圖

宿雨初收禁林寂玉斧臨牕看春色蒺藜沙上暖塵飛  
何處人間作寒食

趙千里小景

前代王孫不好武，拈筆幽牕寫汀渚。  
殘雲野水三百年，依舊松筠濕春雨。

燕文貴小景

行盡長松逕，溪頭有小舟。  
鑑湖如賜與，終日弄清流。

趙千里出峽圖

巨舟臨峽口，衆工志如一。  
各以所操濟，雖危萬無失。  
所憂至平曠，玩肆生縱逸。  
毋俾持釣翁，倚杖三大息。

蘊能羅漢圖

有寶其寶破慳來獻我乃回施非見所見月輪當空天  
清海平神光赫然萬國永寧

白樂天重屏圖

錦屏圍煖坐衰翁妻子相看語笑同翡翠鴛鴦元是畫  
櫻桃楊柳詎非空清朝優老容歸早野寺宜閒見歲豐  
兜率有天何異此葛巾吟偈白蓮風

陳闕畫中宗射鹿圖

昭陵石馬立殘陽  
曾見騰驤逐鹿場  
馳射衝波夸獲雋  
故知英氣似前王

羅漢圖

神光炯炯視容直  
坐展兩足手按膝  
雨龍還入軍持水  
風衣拂著盤陀石  
深山海島非人間  
碧桃花開啼鳥閒  
法雲還為等慈起  
矍然飛錫無留難

韓幹馬

開元沙苑蒺藜秋  
韓幹新圖摠不收  
天廐眞龍奇骨在

故知臣甫負驊騮

曹霸下槽馬

樅下長年飽豆芻誰通馬語識踟躕主恩深重知何報  
或者東封駕鼓車

韓晉公滉土星像

倚黃靈填土中馴伏牛類相從朱旂揚招八風秉天田  
入紫宮命司嗇錫九農鳴塊桴年屢豐

柯博士畫扇

旭日鳴幽鳥露華在芳藂外廷無奏事殿閣自微風

胡虔取水蕃部圖

駝車度磧輒三日老馬砲沙泉水溢橐囊盛滿不辭勞  
徼外天山雪千尺君不見聖明天子恩澤多旁及四海  
猶翕河昆蟲草木感餘潤日獻醴泉甘露歌

滕昌祐懷香睡鵝圖

蒼鵝惜毛羽宛宛卧春雨餘日照沙上有懷香花懷  
香不自獻夢到金鑾殿殿池多躍魚君王方草書

銘

奎章閣銘

天歷二年三月吉日天子作奎章閣萬機之暇觀書怡  
神則恒御焉臣奉勅而銘之曰維皇穆清中正無為  
翼翼其欽聖性日熙廼闢延閣左圖右史匪資燕娛稽  
古之理經緯有文如日行天爰刻貞玉垂美萬年

碁盤銘

動制勝靜保德勇有功仁無敵



棊盤銘

圓周天方畫地握化機發神智

贊

趙平章畫像贊

臣聞古昔帝王所以加禮於輔相老臣者以為爵位之崇錫予之厚有不足以盡其心則必象其體貌而致美於形容焉於顯顯印印如圭如璋又曰敬慎威儀惟民之則其此之謂夫公以勲門將胄篤尚儒素積學以致

用人莫知其志之所存也出事世祖皇帝始為御史風采肅然振厲中外歷事累朝踐揚臺省垂五十年事業著簡冊勲庸書旂常天下謂之名臣朝廷謂之元老當顯用而憂時愈深嬰患難而立節彌固夷險一致進退以時蓋有古君子之風焉是以論者以為清嚴似楊綰淵通似李泌周緻似姚崇剴至似陸贄至於以直構禍蹈機穽而不為之動則漢蕭望之殆不能及噫此天下之公言非臣之私言也至順元年五月甲子今上皇帝

念翊戴之功俾繪其像而命臣集為之贊臣少嘗從公  
遊今且老矣其實知公故承詔不辭謹再拜稽首而獻  
詩云肅肅魯公泰山巖巖剛毅直方為國之監有言  
有猷以定國是衆人所難在公則易世祖舊臣維公在  
茲百煉之剛遇挫弗虧上帝耆之俾佐天子底定綏輯  
彌文以理白髮蒼顏正笏垂紳凜然秋霜煦兮陽春國  
有老成邦家之福天子萬年景命有僕

趙中丞畫象贊

天歷庚午孟夏初吉聖天子以為御史中丞趙公世安  
元從功臣爰置左右踐散省轄表正風憲厥績殊茂乃  
命繪像用肅具瞻親御翰墨書勅其上識以寶璽而命臣  
集述贊焉臣惟公之事上也靖恭夙夜夷險一致入則  
告以謀猷之嘉出則宣其德意之美惓惓焉愛君體國  
之意其見於儀形風采者宜垂頌焉謹拜手而述贊曰  
肅肅憲綱國之司直以正朝廷百辟是式聖皇御天  
法度章程風霆之威日星之明昔在世祖最重斯職列

聖授受精意慎擇賢必有能廉必有材必信必親庶尹  
則諧惟今趙公簡在有素旣勤其躬亦衡其慮天子有  
行鞭弭橐鞬天子正統襄贊周旋溫溫其儀侃侃其色  
珮玉舒遲前席密勿歷階中書時清政平乃肅風紀以  
贊國成知無不言言無不聽有容有嚴有文有政天子  
萬年大臣相之九叙惟歌無以尚之

吳宗師畫像贊

遊乎萬物之表而能約己於名教老乎朝廷之間而不

濡迹於公卿榮若華星之麗乎河漢浩然雲氣之出乎  
嵩衡其凝也止水之善鑑其動也祥風之時行祠黃石  
者蓋有遺書之託衣白衣者寧無辭當世之名導沖和  
以輔元化非呼吸而致長生伊耆有巢父軒轅有廣成  
則所謂宏演博大真人者安得不後天地齊日月以贊  
於休明者乎

御馬五雲驥圖贊

傳曰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夫馬上配乎龍而乾之

為象兼焉斯其為貴者矣然周穆遊乎西極虛傳八駿  
之名漢武求諸渥洼實費貳師之出方於今日殆不足  
云我國家肇基朔方奄有六合千乘萬騎風焱電馳武  
功告成禮文畢備百年涵煦之久萬物生息之繁於斯  
盛矣乃若夫馬外則駟駟而在朝樂彼超驤內而肅肅  
以居閑均其調習論其可以名稱者蓋不勝紀至順二  
年夏天子時巡上京行幸之次日閱其良於是五雲之  
驥出焉蓋神駿之尤傑者也臨軒一顧廓開萬里之風

雲立仗羣趨却立九重之虎豹光逾雪練文戴龍章凡  
其遊牧之生悉備乘輿之御此豈偶然者哉於是命善  
工圖形藏諸內閣而俾臣贊之臣聞驥不稱其力稱其  
德也今斯驥也生於明時遭逢賞鑒不有其德曷克臻  
茲噫一馬之善上猶錄之如此豈有人材之出於當世  
而不見知見用者哉敢述贊曰房宿儲精天馬來下  
有萬其駿莫之能侶玄文五聚黼黻厥身榮若負圖猶  
龍有神聖皇在御神物斯出行地秉天嘯雲耀日爰勅



繪素對貌奇姿德力具稱存乎贊辭

瑞鶴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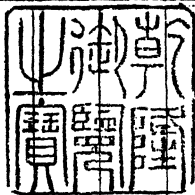
至順三年三月趙國公臣常布呼齊中書平章政事臣  
伊拉齊御史中丞臣托音魯等欽奉皇帝聖旨皇后懿  
旨命特進神仙大宗師臣苗道一脩羅天大醮於大長  
春宮四月朔旦臣布呼齊自長春以青詞入謁內廷請  
署天子御名沐以龍香之澤封以雲錦之函羽葆鼓吹  
尊白禁籞歷於曾城浮塵不揚馳道清肅風日和美靈

光發舒將至乎仙壇而臣道一率其屬奉迎道周羽蓋  
雜華霧以繽紛法曲繞旌霓而高亮百官在列萬姓聚  
觀乃有青鸞白鶴飛舞太空雅唳長鳴去人尋丈若羣  
真之並駕從瑤島以來迎盤桓後先及壇而止衆目瞻  
覩驚歎神異醮禮告成言將復命咸曰苗君某先朝舊  
人老成端恪道行嚴一故能深達宸衷致感玄微有如  
此者而臣道一乃曰兩宮至誠上與天通一念之興如  
響斯答天何言哉示之以事是故玄裳縞衣羽翼乍離

於三景同鳴齊唱音聲遙聞於九天老臣奉詔禱祈庶  
竭愚分而已至於明應則上帝之所以報兩宮非老臣  
之所能致也然臣布呼齊等不敢隱其事繪圖以聞傳  
旨國史臣集書以識之蓋仙人道士之言云太上至真  
飛行虛無不可以形迹見也然而輟馳翔於寥廓橫四  
海而覽輝則羽族有先見者焉書傳之鳳凰來儀神祇  
來格此其類也臣聞至元紀元歲在甲子實命誠明張  
真人建大醮於茲宮有瑞鶴之應焉今七十年矣前太

常徐琰見諸贊詠臣切思之至元甲子世祖皇帝在位  
之五年今茲之歲則今上皇帝之第五春也玄徵之感  
同符世祖不亦盛乎於乎我聖皇敬天尊祖之誠仁民  
愛物之惠前聖後聖其揆若一則吾聖元宗社無疆之  
福詎可量哉敢再拜稽首述贊曰明明天子昭事上  
帝肅肅在宮齊聖無二乃睠殊庭神明所都嘉徵瑞圖  
此興此儲維時神師故舊耆老羽衣持節致我忱禱綠  
章紫封金龍夾扶來自禁中百靈與俱倬彼雲漢有飛

者羽如雪映空載翔載舞乃占道書是為貞符聖神鑒  
臨其來舒舒降休隕祉爰自昔始表而著之億千萬禩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道園學古錄卷三十三

詳校官原書臣李如筠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王學海

謄錄監生臣吳蔭松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二

元 虞集 撰

制誥

封宣聖夫人制

我國家博典禮以彌文本閨門以成教乃瞻素王之廟  
尚虛元姬之封有其舉之斯為盛矣大成至聖文宣王  
妻亯官氏來嬪聖室垂裕世家蓮豆出房因流風於殷

禮瑟琴在御存燕樂於魯堂功言邈若於遺聞儀範儼乎其合德作爾禕衣之象稱其命鼎之銘噫秩秩彛倫吾欲廣闕睢鵲巢之化皇皇文治天其興河圖鳳鳥之祥可特封大成至聖文宣王夫人主者施行

鄆安大長公主詞頭

皇家制禮思實重於懿親帝女正儀體尤隆於尊屬肆頒異數祇協彛章公主某慈孝夙聞肅肅雖維則翟車象服備赫奕於先朝鳧繹龜蒙適奠安於樂國爰進加於



長號又增益於大名於戲詩詠穠華德彌崇於盛畹易  
占元吉世永保於藩封

雅克特穆爾右丞相封太平王制

朕正祖宗之統入纘丕圖國有社稷之臣亶維世胄既  
克戡於多難宜超示於殊恩具官某沉鷙有謀英銳無  
敵我皇考昔撫軍於龍朔而爾父實佐命之虎臣賜券  
報功盟書啓籥更累朝而彌顯識大厯之攸歸手握兵  
符力扶景祚及清宮而迎乘猶多壘之在郊臨陳誓師

咸報奉辭之慷慨揮戈決戰衆驚用武之神明人民懷  
綏輯之恩城闕壯莫安之勢俾兼司於將相用修扞於  
邦家韓信之輔漢皇論定當時之攻取子儀之在唐室  
身為天下之安危皆真食於王封今何慙於往轍是用  
錫之位號胙以土田禮冠絕於百僚名永垂於千載鳴  
虜有非常之功則有非常之賞朕用獎於勲勞建大中  
之業而享太平之成爾毋忘於眷注丕昭至意式克欽  
承

封營都王制

緬懷故舊之恩莫如阿保爰致褒崇之典俾極哀榮國  
有恒規朕無私惠具官某恭良而愿慤溫厚而老成卜  
以負之昔被東朝之簡用擇其可者並居甲觀以扶持  
嗟備著於勤勞不小留於耆艾肆予踐阼首錫褒封時  
巡來次於近郊秋露久濡於宿草顧茲賁典未究深衷  
迺命外廷更申異數於戲五等之爵重莫過於王封千  
乘之邦親莫先於畿甸尚其英爽承我休嘉

營都王夫人

纂圖撫運崇德報功追念爾勞克任保持之力至於今日共享安榮之時天不假年禮宜異數具官某出入禁掖左右朕躬安其煦育之柔稱爾溫良之懿邦家官府共興故舊之思車服土田何愛便蕃之錫爰頒予渥俾相其夫於戲若昔諸侯王有生至貴封之千乘國無憾令終

封營國公制

國之令典必兼恩義之隆時維舊勛宜錫褒崇之盛嗟  
其遠矣今俾申之具官某自其幼時在朕潛邸襁褓共  
其燥濕啓處與之周旋越在艱難尤負勞勩屬橐鞬而  
未釋傷雨霧之逾深輿轡以歸籌帷頓失迨予纘緒風  
雲千載之興獨爾親臣丘隴九原之閔廓其封兆錫以  
榮名顧未究於予懷乃增疇於大邑於戲萬鍾之祿雖  
不及於生前兩世之封庶有勸於天下

營國公夫人

盡瘁以仕良臣有翊衛之勤從一而終貞婦抱純誠之懿錫以寵數光于幽潛具官某淑慎其身柔嘉維則閔殷雷之勤而勸義守柏舟之誓而靡他同穴而藏得相從於地下䟽恩以報何不逮於生前賁之簡書易其湯沐於戲哀榮被於兩世固申勸於舊勞忠孝萃於一門亦以表夫高節

封寧朔王制

朕纂膺丕緒聿懷舊德之臣敷歷治朝夙被先皇之眷

未及懸車之歲遽聞拱木之新爰命有司備循彝典具  
官幹齊剛明而有守沉毅而善謀閑輿衛於藩垣治軍  
實於幙府自覃懷而入定內難與贊廟謨望龍朔而奉  
導前驅仰承天表進拜集賢之任旋參儲極之寮徧踐  
清華具瞻台鼎往填南服偶逢草棘之弄兵召使北還  
猶駐襜帷而按堵不遺憂於宵旰真知體之股肱久簡  
朕心方將柄用迺致慙遺之誅實深耆艾之思賢子能  
忠在朕左右真王加錫賁卿始終並兼封贈之崇式表

哀榮之極於戲往哉魂魄樂壯美之山河宜爾子孫輔尊安之社稷

封寧朔王夫人

嗟我大臣既極褒崇之典相其內助宜同恩數之隆俾增耀於禕褕用齊華於圭衮具官幹齊妻持哩柔嘉而端肅恭儉而和平克贊其夫終始股肱之任善儀諸子服勤左右之方身致康寧家用昌熾命錫封章之貴養宜鼎食之珍於戲維此朔方實爾世家之舊躋於上壽



用成賢母之名

封遼陽王制

朕寅奉丕基務推茂澤迺瞻廷臣之舊昔膺柄用之勞  
俾率彝章特還卹典具官哈徹秉資謹愿接物寬容始  
緣宿衛之勤尋寄貨泉之任致身省闈蓋歷事於五朝  
執政廟堂嘗首相者數載每規隨於畫一克同協於和  
恭均逸外藩遠將德意宣恩東服備著輯綏凡其登進  
之時率在臯殷之日久奉公於夙夜亦良稱於股肱弗

永終譽遽興遠嘅秋霜在野莫追既往之悲旦日行封  
尚服維新之渥茲誠異數式慰遺魂噫遼海非遙姑遂  
懷鄉之志子孫不隊益推報國之忠

封雅克布琳知院祖明埒制

我國家教孝以勸忠因近以及遠德之茂者名久而後  
著恩之深者爵加而愈隆具官某愿而能恭勇而知禮  
始逢景運當東征西伐之殷先啓戎行有左弭右韃之  
助克勤乃事竟隕厥躬顯融不及於當時勲業迺興於

後裔往稽故府宜錫嘉邦於戲古者專城重地莫逾於  
上谷賁諸幽壤名王遂賜於全封爾其有知服我休命

祖母

師武臣力國家致興運之隆

闕

母子有成人之造

異恩所洎豈曰徒然具官某儉以飭躬慈而逮下相其夫  
子每崇忠厚之風宜爾家人用啓功庸之盛是以甫及再  
傳之後並登一品之榮五世其昌三王並列於戲酬其爵  
邑欲遠舉於雲中咨爾臣工以示勸於天下用申顯命

以貴幽宮

父

中興啓運則必有帷幄之舊不二之臣重祿勸功則必有茅土之封便蕃之錫具官某曩在宿衛已著勤勞王師飛渡於長江旣賈先登之勇使節載臨於多壘不忘命將之忠逮其子孫相我家國至重者本兵之任至嚴者風紀之司而爾一家兼茲兩府故紀勲庸之盛以彰信任之功列以王章著之邦典於戲擁雍州之地式重

師垣申泰山之盟聿昌世胄益崇忠藎用保休嘉

趙平章加官封制

宰輔者政之根本特疏貴爵之封老成者國之著龜爰  
極文儒之任進登崇級增重化權具官趙某方嚴而精  
明果毅而詳績卓以橐鞬之胄儼然韋布之風始事世  
皇即拜御史多歷年所徧踐臺司閱實簡書每先幾而  
扶直作新風紀必正色以摧姦常依日月之光不改冰  
霜之操游在政府蔚為名臣嗟賢者之邁屯見予家之

多難蕭望之身罹機禍幾貽咎於當時汲長孺面質深  
文恥獨為於君子暨于戡定嘉爾勤勞審是統宗既蹈  
危而奉義至於子弟亦見殺以成仁方圖報之在衷屢  
引年而為說載念紫微之務實資黃髮之詢是用建爾  
上公保茲東魯可優游於館閣以勸相於國家於戲慎  
乃威儀赤舄具瞻於几几俾之耆艾泰山庸作於岩岩  
爾其欽哉服我休命

封烏拉堅巴制

粵有高僧來從西域式弘內教爰錫嘉稱烏拉堅巴歷  
世勤脩一源不昧寶月長臨於逝水慈雲隨起於祇園  
遠探夙智之因如指其掌廣說真如之緼實契予心紹  
隆佛種之傳以稱國師之號可特授智勝妙行宿慧通  
應園悟佑福國師

封戡藏布制

象教之行國家所尚宜申嘉號用表高僧戡藏布性本  
天成世隆佛種昔弘宣於內典蚤有譽於諸方物不累

心舍奉已者二萬戶事融於理獨隱居者十餘年既狗  
請而一來宜具書於衆善可特授宏智正悟大辯總持  
勝濟慧福國師

封蔣山寶公和尚制

朕丕纂鴻圖中興景運致百靈之扶翊出庶徵之禎祥  
迺睠真如尤深簡注寶公和尚現化身而濟世持應器  
以垂機顯密齊彰神變著聞於當日慈威互用廕休行  
及於千年貌在大江之南常住道林之上朕昔居潛邸



恒仰寶坊萬石懸鐘表明珠而不灼四阿承雷輯多寶  
以新成暨余踐阼之初首致加封之敬若稽祀典宜錫  
贊書噫尚鑒至誠豈直朕躬之禱益弘願力俾堅兆姓  
之安

封張真君制

朕惟有道之君臨治貴無為而民化故先哲相承於上  
德而至譽不執於常名瞻茲大歷之在予懷昔異人之  
輔世具官某倣以興運褒然來儀咨庸方篤於睿思晤

對即符於神會嘉謀入告其辭如徵於蓍龜成功不居  
其志固輕於軒冕處身於至約之地毓物於泰和之中  
酬酢事變而先見其幾從容朝廷而不濡其迹設教獨  
高於衆甫傳宗最號於多賢盛服齊明保合天人之際  
基命宥密贊襄邦國之休遽脫屣而弗留每當寧而永  
既猶慮人間之爵莫縻方外之游俾極崇稱以表高致  
於戲陟降左右想陪列聖於帝庭出入有無恒佑萬年  
之皇祚尚紆玄覽祇若寵章

天道教十一祖張真人制

朕慨觀古昔有懷大道之傳歷考聖神悉尚至誠之本  
緣名而設其教論世以嗣其宗其說之興於今茲久張  
某淵乎授受遠有師承結宇丹臺仍載皇人之筆奉祠  
黃石蓋由老父之書惟神物之猶存乃嘉名之是錫率  
由其舊眷渥維新噫與天下而為公朕用敷於至意居  
域中而同大爾毋斁於真風

序

皇圖大訓序

皇圖大訓者前榮祿大夫中書右丞臣許師敬因其先臣衡集脩德為治之事嘗進說於世祖皇帝者而申衍之而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知經筵事臣阿拉克特穆爾奎章閣大學士光祿大夫知經筵事臣和塔拉都哩默色潤譯以國語者也天歷二年天子始作奎章閣延問道德以熙聖學又勅藝文監表章儒術取其書之關繫於治教者以次摹印而傳之清燕之暇偶得此編以

為聖經賢傳有功於世道者既各有成書而纂言輯行  
會類可觀者又盡出於前代獨此編作於明時文字爾  
雅譯說詳明便於國人故首命刻之仍敕臣集為之序  
臣聞古之人君能自得師者莫先於稽古古之人臣真  
知愛君者務引於當道後世豈無聰明之君而無睿哲  
之實者弗攷於古訓故也為之臣者亦豈有不愛其君  
者然而不以阿順旨意為敬則以承奉疏節為忠不知  
古學以至於此為其君者獨何利哉今天子以天縱之

聖克尊前聞又欲羣臣遍知其說使不至徒徇細人之  
愛為具臣之事而已也於虜聖心所在如天日之昭明  
得是書者其可不深思於此也哉

金字藏經序

蓋聞乾剛御世必資化於坤儀月鏡涵空亦承輝於日  
象我今上皇帝創建大承天護聖寺於是皇后念紹隆  
於祖武祈輯福於聖躬嘉惠生民俾均法施迺造金書  
三乘經教一大坱藏廣啓勝緣增崇上志伏願光音融

徹顯密圓通五雨十風詠讚皇明之運普天率土皈依  
等覺之慈常住正因永扶景祚

飲膳正要序

臣聞古之君子善修其身者動息節宣以養生飲食衣  
服以養體威儀行義以養德是故周公之制禮也天子  
之起居衣服飲食各有其官皆統於冢宰蓋慎之至也  
今上皇帝天縱聖明文思深遠御延閣閱圖書旦莫有  
恒則尊養德性以酬酢萬幾得內聖外王之道焉於是

臣趙國公布呬齊以所領膳醫臣和斯輝所撰飲膳正  
要以進其言曰昔世祖皇帝食飲必稽於本草動靜必  
準乎法度是以身躋上壽貽子孫無疆之福焉是書也  
是時尚醫之論著者云噫進書者可謂能執其藝事以  
致其忠愛者矣而聖心溥博又將推以及人於是中宮  
命留守臣錦結努庀工刻梓摹印以徧賜臣下於戲推  
一己之安使天下之人舉安推一己之壽使天下之人  
舉壽聖天子以天地之心為心而為生立命者蓋如此



天歷三年某月某日謹序

承天仁惠局藥方序

欽天統聖至德誠功大文孝皇帝以聰明睿知之資臨  
御宇內推一心之至仁參兩儀而中立昭宣三光調順  
四時播五行之精御六氣之辨協七鈞之音通八風之  
化九功既敘盛德大業至矣哉是以億兆萬姓休養生  
息於壽域之中而不識不知者也而皇上至德無外視  
民如傷仁厚忠恕之心恒若不及乃命隆祥使司作承

天仁惠藥局俾大醫院使臣耿某取和劑局方御藥院  
方張長沙傷寒論宣明論端効方朱氏活人書嚴氏濟  
生方楊氏方錢氏小兒方擇其藥之適用者分廿六門  
凡二百七十五方又勅中書右丞臣薩迪大禧院使臣  
鴻和爾布哈大司農臣張錦結努與奎章閣大學士臣  
阿榮相與詳定進上命刻其書而出大承天護聖寺庫  
金製藥開局以施萬民之有疾苦者十月廿二日臣錦  
結努至學士院奉宣聖旨命臣集識而序之臣聞古者

帝王之於民也其為之衣食以生養之又為之謹禴禳  
治砭熯以救扎瘥之不測此所謂先王有不忍人之心  
斯有不忍人之政者也今皇上一日萬幾而思慮之周  
至於仁惠局之設可謂至且盡矣傳曰天地之大德曰  
生生也者所以為我皇元億萬斯年無疆之福也哉

記

奎章閣記

奉勅  
視草

大統既正海內定一迺稽古右文崇德樂道以天歷二

年三月作奎章之閣備燕閒之居將以淵潛遐思緝熙典學迺置學士員俾頌乎祖宗之成訓毋忘乎創業之艱難而守成之不易也又俾陳夫內聖外王之道興亡得失之故而以自儆焉其為閣也因便殿之西廡擇高明而有容不加飾乎采斲不重勞於土木不過啓戶牖以順清燠樹度閣以棲圖書而已至於器玩之陳非古制作中法度者不得在列其為處也跬步戶庭之間而清嚴邃密非有朝會祠享時巡之事幾無一日而不御

於斯於是宰輔有所奏請宥宥有所圖回諍臣有所繩  
糾侍從有所獻替以次入對從容密勿蓋終日焉而聲  
色狗馬不軌不物者無因而至前矣自古聖明睿知善  
於怡心養神而培本浚原泛應萬變而不窮者未有易  
乎此者也蓋聞天有恒運日月之行不息矣地有恒勢  
水土之載不匱矣人君有恒居則天地民物有所係屬  
而不易矣居是閣也靜焉而天為一動焉而天弗違庶  
乎有道之福以保我子孫黎民於無窮哉四月日記

五色石屏風記

聖天子在奎章閣有獻文石者平直如砥厚不及寸其陽丹碧光彩有雲氣人物山川屋邑之形狀自然天成非工巧所能摹擬其陰漫理紫潤可書可鐫有勅命臣集記諸而攻木製匡廓植以為屏焉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洪惟聖天子天縱睿知作興人文所以命臣之意豈徒欲夸瑰異於玩賞乎臣嘗聞之昔者龍馬負圖而出於河伏羲則之以作卦畫而前民用蓋二氣之實五

行之殊蹟可見者理無不具俯仰遠近皆有取焉況乎  
神物之特出者哉臣是以知天之所以徵感於聖心之  
深契者矣傳記有之女媧氏之有天下也鍊五色石以  
補天或者疑焉而臣獨以為古言奇奧蓋有所喻五色  
者五行之精英補天者猶言財成其道而輔相其宜而  
石者以見天理之堅確不移者也今茲石表文而裏質  
陰陽之道也華絢而象物五行之變合也出於明時近  
御几格豈偶然哉箕子陳洪範九疇首敘五行中主皇

極蓋以為五行順序則地平天成萬世永賴不然則譴見於上變動於下矣然其要在於極之建不建而已人君者天下之主宰也天人之際實在於此是故二五之流行而見於天者雨暘寒燠風是也肅乂哲謀聖則有時若之休狂僭豫急蒙則有恒若之咎此感彼應關機之發間不容絲其不可揜者如此夫石微物也臣願因以致其察焉則聖天子合天心之妙以接前聖之統成今日之治以垂萬世之法不亦著乎臣集不勝惓惓之



至天歷二年十有一月甲子謹記

御史臺記

天歷元年十一月壬申御史臺臣入見內殿皇帝若曰  
以予觀於天下之治不有臺憲之司布在中外則何以  
肅綱紀正風化輔成朝廷之大政而休息吾民者乎昔  
我世祖皇帝即位之十年始立御史臺以總國憲其憂  
深慮遠使吾子孫有以周防於隱微禁制於暴著其在  
斯乎朕三復貽謀究觀法意懼無以彰皇祖創始之明

責任之重其刻石內臺微有位於無窮焉丁亥御史大夫臣巴延等言謹具石請刻詔書制詔國史汝世延汝集等具製文係以御史大夫以下至監察御史姓氏臣世延自中丞行臺江南臣集承詔再拜稽首而言曰我皇元之始受天命也建旗龍漠威令赫然小大君長無有遠邇師征所加或克或附於是因俗以施政任地以率賦出其豪傑而用之禁罔疏濶包荒懷柔故能以成其大制作之事蓋有待也世祖皇帝聖繇天縱神武不

殺智絀羣策取善無方定天下而一之乃攷帝王之道  
酌古今之宜建國紀元而著令典焉立官府置郡縣各  
有其職而上下相承內外相維聯屬貫通以通功成  
務丞相治中書以統之上承天子出政令於天下較  
若畫一莫敢踰焉其或任焉而非人令焉而非法近  
焉而弗察遠焉而弗達交修其非以輔其所不逮則  
責諸風憲它官雖貴且重不得預況乎朝廷百執事  
郡縣小大之吏作姦犯科為不善者乎是故使其君子

安焉以盡心使其小人懼焉而遷善而天下之治成矣  
此其官所以不可一日闕與今上皇帝以武皇之親子  
久勞於外入正統緒罪人斯得功成不居克讓大位故  
其觀乎事變之極而知患得患失者必至於無所不至  
察乎民庶之隱微知其蠹弊深刻而無所告愬故慨然  
當寧興嘆而屬意於斯者豈偶然哉謹按御史臺至元  
五年置秩從三品二十一年陞正二品大德十一年陞  
從一品臺有大夫一人後增一人中丞二人後又增二

人隨復故侍御史二人治書侍御史二人殿中侍御史  
二人治朝著之事典事二人掌幕府文書之事後改為  
都事三人後又以都事之長蒙古若色目一人為經歷  
檢法二人後廢管勾三人其一人兼照磨監察御史十  
二人後增至十六人皆漢人又增蒙古色目人如漢人  
之數今三十人至元十四年既取宋置南行臺二十七  
年專莅江南之地號江南諸道行御史臺官秩如內臺  
而監察御史今二十四人西行臺初由雲南廉訪司陞

行臺大德元年移治陝西號陝西諸道行御史臺蒞陝西甘肅四川雲南之地延祐間暫廢隨復其官秩如南臺而監察御史今二十人至元六年初置各道提刑按察司正三品有使副使僉事察判經歷知事二十八年改肅政廉訪司使副使僉事各二人大司農奏罷各道勸農司以農事歸憲司增僉事二人經歷知事照磨各一人今天下凡二十二道始建臺時大夫則塔齊爾也今六十年繼居其官者名氏拜罷歲月則有掌故在謹

記

天心水面亭記

天歷三年春臣集臣洞臣九思得侍清閒之燕論山川形勝臣九思曰濟南山水似江南殆或過之臣洞之居在大明湖上雍土水中而為亭可以周覽其勝名之曰天心水面可想見其處矣於是有勅臣集書其榜而記之臣集再拜稽首而言曰昔宋儒邵雍氏之詩曰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臣洞蓋取諸此臣聞雍之為道上

達乎包義以至於帝堯周文孔子之盛其始學也隱居  
百原之山仰而思之至忘寒暑如是者且二十年其制  
作在皇極經世其性情寓於詩程顥氏之言曰就其所  
至而論之可謂安且成矣噫非幾於古之所謂睿知者  
其孰能與於此然則臣何足以知之雖然竊嘗聞之斯  
二言者豈非陰陽動靜之交乎按先天圖陽盡午中而  
姤生焉擬之為月窟陰盡子中而復生焉擬之為天根  
天根又曰天心所謂天心無改移是也以月臨天心非



陰陽之互交者乎巽之為卦陰為主於物為風坎之為卦陽為主於物為水以風之初而行乎水之上非動靜之始交者乎所謂一動一靜之間天地人之至妙至妙者庶於此乎可見而臣不足以言之也請以人事論之月到天心清之至也風來水面和之至也今夫月未盈則不足於東既虧則不足於西非在天心則何以見其全體譬諸人心有絲毫物欲之蔽則無以為清墮乎空寂則絕物又非其至也今夫水滔滔汨汨一日千里趨

下而不爭溥而為淵注而為海何意於衝突一旦有風鼓之則橫奔怒激拂性而害物則亦何取乎水也必也至平之水而過夫方動之風其感也微其應也溥渙乎至文生焉非至和平譬諸人心拂嬰於物則不能和流而忘返又和之過皆非其至也是以君子有感於清和之至而永歌之不足焉臣洞天資明爽應物樂易宜能有取於此請以是為記

勅賜龍章寶閣記

今上皇帝改元統之二年御書閒閒看雲四大字以  
賜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受言藏之摹勒金石  
仍改至元之六年重鋟貞木作大閣於饒州路安仁縣  
雲錦山之崇文宮以度之九月一日上自上都清暑還  
次懷來集賢大學士布拉實哩等以其事聞請名之曰  
龍章寶閣而詔臣集執筆以書臣集伏退草萊深懼不  
足以奉揚一代之盛典而明詔所臨敢不再拜稽首而  
謹書其事云臣聞我國家祖宗以來德意深厚嘉惠臣

民凡其報功敦族進賢使能興利恤患懷遠厚往下至一善一藝之錄慶賞德施必稱其事爵祿土田弓矢衣服車馬金玉之賜無所愛吝若夫詔告臣庶訓勅師旅贊詞彌文日盛一日無以加矣至於機務之暇親御翰墨心畫之妙成章於天以賜臣下者則未之見也皇上天縱聖學發自宸衷作為此書度越前聖於戲盛哉然而宗親戚畹之近將相勲舊之家內而禁衛臺閣之臣外而雄藩巨鎮之府未嘗有所賜也而臣全節獨被異

恩羣臣莫及此御史中丞臣祖常太常臣玄所以欣抃  
舞蹈奉詔歌頌詠嘆於無窮者也然藏副於名山嚴奉  
以崇構此臣全節區區之忠報稱於萬一而不能自己  
者也夫或謂臣曰日月運行次舍周矣皇上君臨萬方  
覆幬廣矣雲錦之山邈在東南湖江之表何獨得此於  
聖明之世乎臣對曰景星麗天垂光必有所注醴泉發  
地流潤必有所達和順積久神明來鍾有在於是豈常  
情之所可測哉臣全節自其先師神德真君臣留孫事

世祖皇帝為玄教之宗以清靜寧一之說贊乎列聖重熙累洽之治者亦深遠矣臣全節嗣而傳諸其徒相為長久顧其師弟子父母之邦相去百里而近恩光之所被及不於此而何適哉閒閒者臣全節自幼至今之所自名也看雲者臣全節言將歸隱之處也旨意之微豈不欲其在朝在野隨隱隨顯無適而不自得是以特書以遺之也乎臣又聞之明於禮樂幽於鬼神其理一也凡而繼玄教而有作者尚克清慎篤敬以率其衆毋忘

聖天子明顯之恩守土之吏觀風之使仰而觀之見龍  
章之在斯也他郡莫之有焉其興感嚴奉之意當何如  
哉川靈嶽祇凡百有神依乎上帝貴神之所治呵禁衛  
護毋敢厭斁則幽顯之道不亦交著於億萬斯年乎至  
正元年五月丙寅謹記

勅賜玉像閣記

至正元年五月臣集得集賢院文書云去年九月一日  
大學士布拉實哩等奏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節

嘗蒙先朝賜白玉之璞命工琢之儼為太上老君說經之像刻沉水之香以為山而居之奉以歸諸龍虎山上清正一宮達觀堂之閣請名之曰玉像而皇上寵賜閒閒看雲四大字模以文梓飾以雲龍奉而置諸其閣矣有勅汝集其作文以記之臣集謹沐浴齋肅北望受命再拜稽首而言曰臣聞之天不可得而知也而聖人與天為一求諸聖人則天或可得而窺矣聖人遠矣儼諸形容而象之或可得而見之也與均是人也有一人之



人有十人之人有百人之人有千人之人有萬人之人有億人之人有兆人之人以一人而當兆人之人者其惟聖人乎聖人猶天也道家之言以為聖不足以盡之又至人神人之云者極聖人之盛至於不可知者以為言也均是物也有一物之物有十物之物有百物之物有千物之物有萬物之物有億物之物有兆物之物以一物而當兆物之物者自非天下之至剛至純至粹至精至貴至美其孰能與於此可以比德於君子之盛

者其惟玉乎傳曰乾為天又曰為玉玉天之類也是以  
禮天者用之言可以通乎天也道家宗老子尊老子而  
謂之老君猶以為未足而推之謂之太上焉名其所不  
可名而事之於天一矣玉象之作其知道者之所為乎  
上古聖神以為天之無言也而其所以無言者亦不可  
得而名言也則畫以示之然後日月星辰之所以運行  
風霆雨雷之所以變化仰而觀之天之所以為天者無  
不在是今上皇帝按筆結字昭宣人文平直方圓輝光

流動原乎性情之正極乎神明之妙心畫之所示不亦  
高朗著見矣乎求之天者觀於此而有得則於其齋明  
盛服之有臨睥面盎背之可象者必有不言而喻者矣  
以此事天豈非玄教之所以為可宗者乎夫上清正一  
宮者道家之會歸而嗣漢天師張君之所治也按龍虎  
山志宮有堂五十以分處其徒衆達觀其一也命玄教  
大宗師之弟子世居之而大宗師自神德真君以來羽  
翼天朝柱石道教朔南相望表裏不二繼繼繩繩之傳

方未艾也噫王象之所奠天書之所臨非特一堂之榮也一宮之榮也非直一宮之榮天下四方脩老子之學者皆與有榮者矣然則斯閣也有千載之係焉故書以為記至正元年閏五月己卯日謹記

碑銘

大元勅賜饒州路番君廟文惠觀碑銘

番君之有廟於番易久矣舊廟在郡治之廳事故宋郡守范文正公遷之城西北至國朝廷祐初年郡守王都

中以其廟之久弊更新之郡人玄教大宗師吳全節作  
芝山道院以主其廟故翰林學士元明善為書其事作  
迎送神曲以祀神焉郡人以廟隘弗稱所以尊敬番君  
者袁仁慶之別業在永平門外平行寬阜因玄妙觀住  
持王仁近致諸大宗師以為番君廟仍作為宮於其側  
以守視之仍改至元之三年自舊廟奉番君之舊像以  
居仍以梅鎬將軍侑食守將吏士各率其屬庶士庶民  
後先奔走不約而集道迎有序至廟具少牢醴幣大合

樂以饗之民大悅明年太宗師言於朝天子遣使者封  
奩香織金文之幣為之衣以賜勅翰林院畫旨賜文惠  
觀俾有司勿敢有所撓因命頤神凝素文教真人於有  
興及朱道冲方志遠治觀事而太常議番君當易名曰  
文惠王文因漢舊謚而惠者著其流澤故鄉之無窮也  
觀以是得名廟有故守臣顏魯公及范公之祠郡人以  
為故萬戶齊某世以其兵守饒亦有別祠前太守今浙  
省參政王都中能治郡亦畫像而事之而施田度弟子

甲乙治觀事者志遠也六年九月朔旦天子清暑上都  
還次懷來集賢大學士布拉實哩等用大宗師言新廟  
之宮宜勒銘有勅以命臣集臣謹按番君事見史策世  
能言之漢諸侯王惟長沙最久國分而微而廟祠在番  
易千數百年不絕得民心者茲是其久乎抑神明之感  
有所在乎昔徐偃之得民避穆王而去之民祠之太末  
太末之徐皆宗偃李唐時徐氏子孫有守其郡者太新  
其廟韓愈嘗書其實焉吳泰伯世家春秋末吳益大與

中國會盟季子之賢仲尼猶稱之既無其後子孫散處  
蓋以國為氏番君又以吳氏興名最著至德之傳其不  
可以名稱如此哉大宗師從其師受知世祖皇帝事列  
聖五十餘年尊榮安久卿相莫及位特進號曰真人其  
大父父有武宗皇帝之錫命若曰世祚饒國建立為公  
於是大宗師因祖父之賜履遠推本於宗家再作番君  
之新廟極其盛大其亦倣於徐氏之故乎臣集敢不拜  
手稽首奉詔著銘以遺之其詞曰



有吳世家於赫番君相是有歸克渙其羣江南之東惟番惟  
大洪源盛流彭蠡其匪大納有容保和以冲含生所資神明來  
宮額額千里中城聽治民之來享出入多制神道尚幽人道  
尚明別而理之新宮乃成既遷既好歲久而弊東門有  
田萬神攸萃自堂徂基棟宇言言靈之洋洋來亨來安  
顧瞻故鄉孰非吾土隨感有見寧滯方所相方度新在  
我曾孫曾孫孫子思著思存道家之宮以祀上帝則具  
是依曷具有替文惠之褒人無異辭有煒裳衣天子錫

之神之格思食爾舊德勿私爾拜惠我四國史臣脩詞  
麗牲有碑百神敬共明詔在茲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三

元 虞集 撰

碑

武衛新建先聖廟學碑

國家初建大都迺分侍衛親軍為列衛布諸畿內武衛其一也至元廿六年始置營在涿州南去京師二百里凡衛必有營營有城郭樓堞門障關禁官治行伍廬舍

庫庾衢巷市井而特立先聖孔子之廟儒學在焉衛之  
官有都副指揮使以下將帥偏裨什伯之長委積營作  
之署幕府文書之史而特設儒學教授以教士大夫子  
弟焉衛士以萬計自非征行則有內府修繕之役歲巡  
幸則以精銳從其留屯於營者三之宜其使之長率以  
近臣領之其官治京師中而分任屯事於營者使或副  
若貳皆三歲一更將吏亦各以番上獨教授常在衛治  
教事此衛有學官之大槩也天厯二年武衛都指揮使

洪灝分衛事治營中迺曰今聖天子聰明睿知文治彙興天下莫不嚮風而興起灝也世慎忠孝得備戎行少游上庠得受教於君子矣而吾衛廟學未立師弟子數學無所於在非闕典歟此誠灝之責也時揚阿方為衛使之長深然其言即以建學之事上聞上可之迺以軍務之暇度地於營東南廣袤八十畝迺基乃堂於其燥剛觀泉審方作新文明經營材用石木陶冶工作程度心畫指授具有成法明年知樞密院庫庫台來代揚阿

見儲侍之既備欣然相成之即日復以興役聞於是經  
始於至順辛未之三月作禮殿以奉先聖像顏子曾子  
子思孟子配從祀十哲分位殿中東西鄉七十二弟子  
繪廡下作講堂齋廬庖廩垣墉門街皆如常制凡貨用  
一出公帑不以煩人及冬而告成是年中書平章政事  
阿爾哈雅公以宰相兼長衛帥隆然舊臣敦詩書禮樂  
以佐天子之治教尤樂其有成為度營旁地得二千畝  
俾耕以食學者乃以廟學告成入請於上命臣集記之

臣集受詔謹具其事迺再拜稽首而言曰昔我太祖皇帝奮揚天威爰啓帝祚世祖皇帝神武不殺遂一海內列聖相承功成治定至於今上皇帝天下晏然兵措不用爪牙之士迺得優游絃歌於其間豈非千載之盛乎臣嘗學於孟軻氏矣其言以為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又以為壯者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則雖制挺可以勝敵蓋言人心天理之足恃也如此今學校之設其教則仁義之道也其事則孝弟忠信之行也

誠使剛強武勇之士身衽金革而知學焉則仁義素明  
於胸中忠信不遺於平日緩急有所用焉知義利之辨  
得違順之決識定志堅見危致命以親上死長則立功  
國家名顯後世復何疑焉然則學校之設豈小補哉敢  
作詩以頌之其辭曰皇帝建學制自都邑通祀先聖中  
外惟則周廬列藩環拱中極率是有作以造成德維時  
武衛載度新宮具帥有文以為已功衆勸其來有敏其  
功相臣冠軍曰宜有崇既崇既完入告天子天子曰咨



我旅多士戢爾干戈妥爾鞭弭俎豆游歌庶其在此侃  
侃將帥而父而兄勉爾孝友勗爾忠貞出奮於征歸力  
於耕輯睦靖恭勿怠勿爭有牲有醴歲時用享觀德於  
射我祀爾相端爾威儀節爾飲讓神之格思錫爾多慶  
崇墉言言過者式之有伉其門來者則之麗牲之石史  
有刻辭永言勿忘君子之思

黃錄普度大醮功德碑

泰定二年歲次乙丑正月之吉始和皇帝燕居穆清撫

時康寧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踐丕承之位著若有見於  
羹墻迺召集賢院臣而告之曰惟天惟祖宗委祉錫禧  
式克至於今日海嶽寧謐波塵不驚詩曰於戲皇王繼  
序思不忘予曷敢弗顧謏乎宗廟烝嘗之事有司具矣  
然而雲蒸霧涌予何以見其降升天回日旋予何以識  
其往來有能為予專志意以通神明者乎昔在成廟受  
遺世皇睠惟儷極之賢克相內理然而蒼梧弗從降靈  
小水遺恨徒結歲月云邁且夫本支繁茂豈無蘗芽之

傷雲漢昭回惜有氛祲之掩觸念豪髮疾心丘山有能  
為予釋隱憂而滌靈爽者乎夫有天下也一體民物一  
視宇宙庶萬懷愴予猶有慨於神明幽沈抑塞詎謂可  
忘於臣庶有能為予發晶耀而溥惠渥者乎皆頓首言  
曰聖慮淵微非臣愚所敢與知天人之間其事甚重非  
臣所得專任請與丞相議之制曰可明日入奏曰道家  
有黃籙齋科者上可以導列聖之宸游下可以達羣生  
於屯昧請以是昭塞旨意之萬一皇帝若曰俞哉庶其

在茲乎時則有若三十九代天師太玄輔化體仁應道  
大真人臣張嗣成親揚祖教妙幹道樞神仙演道大宗  
師泰定虛白文逸明德真人臣孫履道以老成敦厚之  
資深符真契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崇文弘道玄德廣  
化真人臣吳全節以聰明特達之器參贊化機並領玄  
宗兵承明詔以二月一日各真人率南北道士千衆即  
大長春宮陳大科法者七日出黃籙白簡萬通啓長夜  
之幽局暢好生之至德於是祠曹總禮神之儀物詞臣

具冊祝之文章宣徽陳禮饌以惟共內府發金縢而弗  
各揖拜跪起皆西清禁近之英奉若對揚必黃閣臣鄰  
之重有司咸在百辟駿奔丕休哉在天之靈莫不顧歆  
於上溥天之澤莫不均被於下赫赫洋洋洞洞煌煌一  
時盛典蔑有加焉於是陳玄功於翰墨留芳迹於庭除  
禮也謹按故事昔憲宗皇帝甲寅之歲以建國之初方  
事金革鋒鏑之下或致天傷迺紆皇心常有斯舉於今  
七十有一年矣時和歲豐民安物阜曾無昔日之虞而

舉今茲之祀者何哉蓋嘗思之聖人之心常兢兢於方  
盛之時不逸豫於未央之日用能保鴻圖於永固御景  
福於方來者此其故與嗚呼盛矣乃頌之以詩曰

於穆聖皇宅心至神何幽不燭何枯不春百度具張羣公  
在位曰此人事未究玄懿至人通神出陽入陰以成天工  
實契我心長春之宮密邇帝所極爾禱儀勿制常數飛  
章列符萬神並來奔走後先昭假匪私吁嗟典祀國有  
常制犧牲粢盛既充既旨陟降在庭孰是孔昭風馬雲

車於馬會朝德音布宣洪恩斯沛惟爾有生是錫是賚  
下沉九泉誰復念之今振而興俾承生基茫茫入埏同  
戴咸喜向陽就明萬億及秭域中四大匪異伊同聽我  
詠歌以贊皇風

東嶽仁聖宮碑

延祐中故開府儀同三司上卿玄教大宗師張留孫買  
地於大都齊化門外規以為宮奉祠東嶽天齊仁聖帝  
仁宗皇帝聞之給以大農之財辭不拜第降詔書護作

方鳩工而留孫歿後年今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吳全  
節大發累朝賜金以成其先師之志至治壬戌作大殿  
作大門殿以祀大生帝前作露臺以設樂門有衛神明  
年作東西廡東西廡之間特起如殿者四以奉其佐神  
之尊貴者列廡如官舍各有職掌皆肖人而位之築館  
於東以居奉祠之士總名之曰東嶽仁聖宮泰定乙丑  
魯國大長公主自京師歸其食邑之全寧道出東門有  
禱於大生帝出私錢鉅萬俾作神寢象帝與其妃夫人



嫫寺之容天厯建元今上皇帝即大位遣使迎大長公主於全寧還及國門皇后迎母於郊主禮神拜覬而後即其邸天子乃賜神寢名曰昭德殿云宮廣深若干畝為屋若干楹高大弘麗足以久遠歲時內廷出香幣致祭都人有禱祈咸得至焉有勅命臣集撰文勒諸麗牲之碑其辭曰帝奠九土辨方秩祀封嶽維五咸在天子有嚴岱宗望之東郊雨雲來敷曾不崇朝有壇有宮神師攸作蒼龍青旂百祗祗若天子神聖惠于民人睠言

度思昭德維新丹楹朱戶納陞登陟青青五組兼幣加  
璧禮有舉之祇益以因即祠不違天子之仁徂徠有原  
新甫有隰樂具在廷遠于來輯庖盈大享寢陳燕詩神  
具樂康以惠我私春日載陽帝藉于耜以先農人祈我  
穡事我觀我稼視邇知遠爾煦爾澤自我畿甸相彼柔  
桑被于沃饒相彼玄鳥亦集其條濺濺流水駕言來禡  
受弓載韜思皇朱芾出其闔閭士女車徒來尸來宗壽  
天在予佑我民庶克修孝弟以養以賦以受多祉兵侵

弗驚苗蠲弗嬰熙熙有生以樂治平天子萬年成功則  
告刻文登封則有貞玉

大都城隍廟碑

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至元四年歲在丁卯以正月  
丁未之吉始城大都立朝廷宗廟社稷官府庫庾以居  
兆民辨方正位井井有序以為孫子萬世帝王之業七  
年太保臣劉秉忠大都留守臣段貞侍儀奉御臣呼圖  
克斯禮部侍郎臣趙秉溫言大都城既成宜有明神主

之請立城隍神廟上然之命擇地建廟如其言得吉兆  
於城西南隅建城隍之廟設象而祠之封曰祐聖王以  
道士段志祥築宮其旁世守護之自內廷至於百官庶  
人水旱疾疫之禱莫不宗禮之爾來六十有餘年國家  
治平民物繁阜日盛一日而神之所依亦厚矣祀典之  
載所謂有其舉之而莫之敢廢者歟迺天曆二年二月  
庚子皇后遣內侍傳旨中政院臣使言於上曰城隍神  
廟世祖皇帝時所建有禱必應烜赫彰著而廟久弊弗

葺無以答神明之貺以繼世祖之意請出內帑寶鈔五萬緡以修制曰可命京尹臣賈某董之太師以諏日弗協請俟其吉九月中書參知政事臣趙世安等奉勅封神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其配曰護國保寧佑聖王妃至順二年二月癸亥以前所賜為未足用增賜寶鈔十萬緡大修治之平章政事臣阿爾哈雅工部尚書臣岩穆呼爾寶奉詔領其事且命之曰庀工而有餘資則以賜諸廟中給恒用於是工部率其屬以即役土木瓦石金

碧丹堊既善既足百工並作無敢不虔未幾而告功於是有勅史臣集製文刻石以垂示無窮臣集拜手稽首而言曰聖上受命自天纂承大統師武臣力著功盟府百靈相協固其宜哉聖后輔佐聖明之成功而一神之報亦不敢忘可以觀德可以致福可以示勸於臣矣於戲盛哉請系以詩曰

維皇建國宅中圖大臨制萬方式表無外列雉四周壯於天垣爰立明神以保固完司空奉詔慎擇吉土作廟坤維以祝

休嘏相維典則有社有方羣黎萬姓罔敢禴禳維神孔邇有  
堂有寢曰豫則康威怒斯凜歲時牲牢旨酒明粢無有小大士  
女畢來列聖清明歲行六十風氣宣通民物豐殖相爾檐楹  
丹堊弗新何以妥之俾佑我人皇上至仁思保赤子聖后念  
之命禱靈時天高日明風塵不驚大開明堂治功告成  
有祈有報伊古之道出財官府撤弊改橈山藻孔文旣  
間旣安度其王封載加彌尊神來燕喜百和萃止導天  
之貺為國之祉室家祚錫福祿萬年貽及于民生養弗

愆崇墉嚴嚴太上之固神永有依斯皇多祐

句容郡王世績碑

國家治平之業所以莫安而久固者禮樂刑政一本於朝廷而執干戈以衛社稷於四境之外者則亦必有桓毅過人之勇直亮不回之節以兼爪牙腹心之任而又世世祖父子孫相承一志然後可以內為天子之所信倚外為疆敵之所懾服故處常則有不可犯之勢遭變則建非常之功嗚呼其所關係豈輕也哉天厯元年皇



帝撥亂反正以太平王右丞相雅克特穆爾有建謀力戰之功思其祖父之績乃敕史臣製文紀事勒諸貞石以示不朽焉謹按欽察之先武平北折連川安塔哈山部族也後遷西北即玉黎北里之山居焉土風剛悍其人勇而善戰有奇納者乃號其國曰欽察為主而統之奇納生蘇穆鼎蘇蘇穆鼎生伊納克實太祖皇帝征齊蘇呼都克呼都克奔伊納克實遣使諭取之弗從及我師西征伊納克實老不能理其國歲丁酉伊納克實之子孫和拉蘇默

自歸於太宗而憲宗受命帥師已及其國和拉蘇默之子  
殯都徹爾舉族來歸從討茂齊蘇有功世祖皇帝西征大  
理南取宋其種人以強勇見信用掌芻牧之事奉馬潼以  
供玉食馬潼尚黑者國人謂黑為哈喇故別號其人哈喇  
齊日見親近妻以哈納郡王之女弟紐掄中統初元討額  
噶布格之亂殯都徹爾與其子圖圖爾哈皆有功殯都徹  
爾卒圖圖爾哈領其父事是為句容郡武毅王海都之  
叛皇子北平王帥諸王之師鎮祖宗龍興之故地至元

十四年叛王托克托穆爾錫里濟寇諸部曲見掠先朝  
大武帳亡焉圖圖爾哈王憤之誓決戰三月敗其將多  
爾濟延於納琳布拉克以所掠諸部還四月珠爾噶岱構  
亂應昌托克托穆爾以兵應與我軍遇將決戰得其片  
堠數十托克托穆爾懼引去遂滅珠爾噶岱六月逐大  
兵圖拉河八月又敗之幹琿河得所亡大帳還諸部之  
衆於北平我師北伐詔欽察驍騎千人以從十五年正  
月追錫里濟踰金山擒扎呼岱以獻敗齊袞格等軍俘

獲甚衆冬入朝召至榻前親慰勞之賜以白金百兩金  
壺盤盂各一白金甕一椀十金織衣段九海東白鶻一  
國家侍內宴者每宴必各有衣冠其制如一謂之只孫  
悉以賜之且有詔曰祖宗武帳非人臣所得御卿能歸  
之故以與卿軍中宴諸帥則設之欽察人為民戶及隸  
諸王者別籍之戶給鈔二千貫歲給粟帛擇其材者備  
禁衛十九年拜昭勇大將軍同知太僕院事明年改同  
知衛尉院事領羣牧司事給霸州文安縣田四百頃命

哈喇齊屯田益以亡宋新附軍八百二十一年賜金虎符以河南等路蒙古軍子弟四千六百隸之又賜尚方金貂裘帽玉帶青鶻近郊田二千畝水磴一區二十二年拜鎮國上將軍樞密副使二十三年置欽察衛遂兼其親軍都指揮使聽以族人將吏備官屬六月海都兵入寇奉詔與大將達勒達哈禦之二十四年諸王納延叛於東藩陰遣使來結額布根實喇哈王獲謀者得其情密以聞諸朝請召實喇哈以離之他日實喇哈為宴

會邀二大將達勒達哈將往王曰事不可測遂不往實喇哈計不得行未幾有詔召實喇哈王曰此東藩之人由東道是其欲也將不可制言於北安王命之西行或言額布根將反者軍吏請奏而圖之王曰不可緩也身為先驅引大兵以前窮晝夜之力渡圖拉河與額布根戰大敗之世祖方親征聞詔王沿河而行盡收其餘黨以還道遇伊特格其軍萬騎擊走之大獲納延畜牧俘叛王哈喇魯等獻之喀爾欽察之人先隸諸叛王者悉

來歸置哈刺魯萬戶府是歲王子成格勒奉詔從太師  
裕勒魯在軍戰於百搭山有功拜昭勇大將軍左衛親  
軍都指揮使武金虎符出則被堅執銳以率虎羅之士  
入則操刀匕以事割烹執爨杓以進湏飲親幸委任已  
見於當時成宗方撫軍詔以王從十一月征納延餘黨  
於哈喇誅烏達哈盡降其衆二十五年伊濟埒王為叛  
王和爾郭斯所攻甚急五月王從成宗移師援之敗諸  
烏爾瑚還至哈拉衮山夜渡格勒河敗叛王哈丹之軍

盡得遼左諸部置東路萬戶府以鎮之伊濟埒有女弟  
塔掄遂以妻王二十六年海都犯金山抵抗海嶺皇孫  
晉王帥兵禦之敵先據險我師不利王獨以其軍陷陣  
入戰翼晉王出明日追騎大至王伏兵面殿之七月世  
祖親巡北邊召見王而慰之曰昔太祖與其臣之同患  
難者飲班珠河之水以記功今日之事何愧昔人卿其  
勉之海都等戰既數敗又知上親征遂引兵去車駕還  
都大宴上謂王曰朔方人來聞海都言戰者人人如圖圖



爾哈吾屬何所容身哉論功行賞先欽察之士以建康  
廬饒舊籍租庠為哈喇沁戶又以俘獲之戶千七百賜  
之官一子以督賦而成格勒在宿衛亦帥其軍扈從至  
於和林額伯蘓之山拜昭武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  
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太僕少卿二十八年王奏哈  
喇沁之軍數已盈萬足以備用詔賜珠帽珠衣玉帶金  
帶名鵲細毳縑素萬匹帥其人北獵堪達罕邊寇聞之  
不敢動二十九年掠地金山虜海都之戶三千有詔進

取齊蘓濟蘓明年春次欠河水行數日盡收其衆留兵鎮之奏功拜龍虎衛上將軍賜行樞密院印海都聞之領兵至欠河又敗之擒其將巴哩察成宗皇帝即位詔之曰邊事重其免會朝賜白金五百兩七寶金酒器白毳帳鈔萬緡獨峯駝五冬召入朝有加賜則賜其軍士鈔一千二百萬元貞元年春還守北邊二年秋諸王從海都者皆來降邊民驚動王帥兵金山之玉龍海備之資饋畢給民用不擾親導伊瑪呼等王以朝上解御衣

以賜又賜黃金百兩白金千五百兩鈔五萬輜輿各一  
大德元年拜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同知樞密院事欽  
察親軍都指揮使如故還邊二月至宣德府薨年六十  
一是年有詔成格勒世其父官領北征諸軍後亦封句  
容郡王王帥師踰金山攻巴林之地巴林之南有大河  
曰達嚕噶其將托里台阻水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底士  
皆下馬跪坐以待我軍矢不能及馬不可進王即命吹  
銅角舉軍大呼聲振林野坐士不知所為爭起就馬王

麾軍畢渡湧水泊岸木柵漂散因奮師馳擊五十里而後止盡得其人馬廬帳還次阿嚕河與博貝巴圖之軍相遇博貝巴圖者海都所遣援巴林者也阿嚕之上有山甚高博貝陣焉山高駿馬不利於下馳急麾軍渡河蹙之博貝馬下坂多顛躓急擊敗之追奔三十餘里博貝僅以身免二年北邊諸王都幹徹徹圖等潛師急至襲我和囉海圖之地和囉海圖亦有山甚高其師來據之王選勇而能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擊盡覆其軍斂

遁者無幾三年入朝上解衣賜之慰勞優渥拜鎮國上將軍僉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還邊是時武宗在潛邸領軍朔方軍事必諮於王及戰王常為先付托甚重四年秋叛王圖們俄羅斯等犯邊王迎敵於庫克之地及其未陣王以其軍直搏之敵不能支逐之踰金山乃還五年海都之兵又越金山而南止於特濟根山因高以為保王以其軍馳當之既得平原地便與戰乃并力攻之敵又敗績都

幹之兵西至與大軍相撓於烏爾圖之地王又獨以其精銳馳入其陣戈甲戛擊塵血飛濺轉旋三周所殺不可勝計而都幹之兵幾盡武皇親見之曰力戰未有如此者事聞上使御史大夫禿只知樞密院事塔喇海伊克扎爾圖齊圖固勒即伊納克實之地聚諸王軍將問戰勝功狀於是親王以下至於諸軍咸以為王功第一無異辭於是安西王與王衣一鶻一騾二十晉王與王衣一金椀二獨峯駝四而武皇命王尚雅呼圖楚王公主

察琳爾賞以尚衣貂裘使者以功簿奏上出御衣遣使  
臨賜之詔曰邊圉事重少留鎮之七年秋入朝上親諭  
之曰自卿在邊累建大功事績昭著周飾卿身以兼金  
猶不足以盡朕意遂賜御衣一帽一玉頂笠一盤珠金  
衣一履雙珠三囊黃金百兩白金五百兩鈔十萬貫鵲  
一拜驃騎衛上將軍樞密副使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  
衛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賜其親軍萬人鈔四千萬  
貫九年都幹徹伯爾明埒特穆爾等諸王相聚而謀曰

昔太祖艱難以成帝業奄有天下我子孫乃弗克靖以  
安享其成連年動兵以相殘殺是自傷祖宗之業也今  
撫軍鎮邊者吾世祖之嫡孫也吾與誰家爭哉且前與  
圖圖爾哈戰既累不勝今與其子成格勒戰又無一功惟  
天惟祖宗意可見矣不若遣使請命罷兵通一家之好  
使吾士民老者得其養少者得其長傷殘疲憊者得其  
休息焉則亦無負太祖之所望於子孫者矣使至上深  
然之於是明埒特穆爾等罷兵入朝特為置驛以通往



來十年拜榮祿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尋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皆如故從武皇於渾麻出之海上成宗崩訃至入告武皇曰殿下親世祖之嫡孫以先帝之命居祖宗之故地以鎮撫朔方者且十餘年矣海都納木瑛見明埒特穆爾自世祖時各為叛亂今皆來歸前後叛亡俘虜悉復其舊皆殿下之威靈也臣先父圖圖爾哈受知世祖恩深義重臣之種人強勇精銳臣父子用之無戰不克殿下急宜歸定大業以

副天下之望臣請率其衆備驂乘之士武皇納其說即日南邁以裕宗皇帝舊服玉花衣賜之副以玉帶一寶珠一海東白鶻一常御幄殿一服用之具咸備行至和林又賜鈔五萬貫衣段百五月達上都武宗皇帝即位賜王尚服七寶笠一大寶珠衣一盤珠衣一黃金五百兩白金五千兩鈔二十五萬貫先帝所御大武帳一豹一加賜公主珍寶尤厚秋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還邊冬加封榮國公授銀印出制辭以命之

復有尚服衣段虎豹之賜中宮加賚於公主者亦俱至  
焉至大元年遣使賜金衣三十對衣千二年入朝封句  
容郡王賜金印玉手印一七寶笠一珠帽一七寶帶一  
玉帶一七寶束帶一黃金一百五十兩白金一千五百  
兩鈔一萬貫鶻四豹二上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  
及所服珠寶之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  
乘安輿賜王上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王叩頭泣涕固  
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亦非臣所敢當

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上顧左右  
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  
門下仁宗在東宮有衣帽金寶之賜太后又有加賜還  
邊仁宗皇帝即位入朝賜尚服衣一襲金束帶一黃金  
百兩白金千兩鈔五十萬金對衣三十金玉馬鞍一太  
后加賜夏衣二十鈔一十萬氈帳一穹廬十特授光祿  
大夫平章政事知樞密院事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左衛  
親軍都指揮使太僕少卿延祐元年額森布哈等諸王

復叛伊德哈雅默色之地王方接戰有敵將一人以戟入陣刺王者王擗其戟揮大斧碎其首血髓淋漓殞於馬首乘勢奮擊大破之遣使入報有尚服之賜二年與額森布哈之將額布根呼圖特穆爾戰齊默格之地轉殺周匝追出其境鐵門關秋又敗其大軍於扎齊爾之地上聞之遣使賜勞有加四年上念王之功而憫其老也召之命商議中書省事知樞密院事大理國進象牙金飾轎即以賜王每見必賜坐上食必賜食待之以宗室

親王之禮王常曰老臣受朝廷之賜厚矣吾子孫不以死報國可乎至治二年薨年六十三臣聞古之言將者曰謀與勇惟王父子沉機大略固不可測而其軍堅悍慄疾有所攻戰應聲而起神變倏忽奮無迴顧智者不暇慮勇者不及舉而已敗衄無餘矣此其所以致勝也而又數世之傳一軍之士同稟忠義而不變同赴患難而不辭此其成大功享大名而應國家之深信異寵者歟謹按王世家和拉蘓默贈推忠効順功臣金紫光祿

大夫大司徒柱國句容郡王諡剛毅妻特古格句容郡王  
夫人璵都徹爾贈推誠宣力保義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  
司上柱國句容郡王諡忠定妻托爾楚句容郡王夫人圖  
圖爾哈贈宣忠定遠佐運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句容  
郡王諡武毅妻曰塔塔爾扎實琳沁也曰烏邁巴勒沁也  
曰囊嘉特章翁吉喇特珍也曰額必倫翁吉喇特珍也曰  
塔掄也伊濟呼王女弟也皆封句容郡王夫人子八人長  
曰塔齊爾定遠大將軍北庭元帥次曰台哈布哈御位下

博囉齊三曰成格勒四曰巴哩布哈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五曰特穆爾布哈武德將軍管領建康盧饒等處圖圖爾哈并哈喇沁戶計達嚕噶齊六曰呼爾察武畧將軍欽察親軍千戶七曰伊埒特穆爾武德將軍僉武衛親軍都指揮使兼大都屯田事八曰多固爾班昭勇大將軍欽察親軍都指揮使女五人曰克楚巴爾曰旺扎勒台曰多爾濟曰紐掄曰某成格勒之妻察爾奇公主楚王女也曰額森特訥克塔塔爾珍也曰額森呼圖克都哩宗室



伊濟埒女弟曰哈勒津塔塔爾珍也子七人長曰碩裕  
實布哈武略將軍欽察親軍千戶蚤卒次曰雅奇布哈  
賓德大夫司農卿三曰雅克特穆爾太平王達爾罕右  
丞相四曰薩敦榮祿大夫宣徽院使五曰雅克都噶爾  
闌遺少監蚤卒六曰達哩闕國公七曰巴爾丕勒汗幼  
卒女四人長曰孟克格爾適實達爾駙馬弟台呼都哩次曰  
旺扎勒台適僧格巴勒王三曰納扎該適實喇卜多爾濟王  
四曰伊勒塔納適阿勒呼特穆爾王臣拜手稽首作銘曰

維皇太祖受天明命龍旗建旂神旅用振雲雷險屯  
盤桓奮興邇伐遠攻羣方畏懲既定大業以遺孫子分  
地有疆羅絡森峙維支之彊宗于本根孰披則離孰固  
以存赫赫世祖大集厥成天覆日臨無往不庭顧茲臣  
庶嚮屬無外天未悔禍屬近而悖挺為暴強弄兵嬉狂  
弗念弗懷勞我父兄我無藏怒往正迷德維時虎臣無  
禦不克虎臣維何欽察世家克長克君為國爪牙相厥  
種人均勇同悍爾闕來師累百盈萬牧則善翊飲鍾孔

腴衽金以居鳴箭以趨鳴箭咽咽壯士心折卷甲齊驅  
千憤一呌孰為叛天于旅于廬王先伐謀隨以勦屠勿  
敢寧止不虞奄至潰不暇奔況及鬪死父子百戰從于  
宗藩或拔或援我圍永完天不與畔思禍知悔力困于  
外心服于內來言來歸矢辭大同洒濯拜稽以朝成宗  
王護其來徒御不驚肅肅邊人同我太平桓桓武皇寶  
善將將定策驂乘王猷用壯紀功則隆論賞則豐帝胄  
作嬪五世王封世忠世勇列聖所使千載之傳國有信

史句容之墟接于太平今王之疆天子所營其功非常  
報亦殊特勒勲北郊昭示萬國



道園學古錄卷二十三